

小圈子暴力

張資平著

(1)

我想詳細地告知你們，我是什麼樣人。現社會不是在苛酷地批判我，說我是無廉恥的女性，犯淫奔罪的婦人麼？

我現在是站在死線上的人了。我想在未死之前，把我的過去的悲慘歷史告訴你們，使你們知道現社會之無公是非，而一般輿論也是完全不可靠的。他們這樣嚴酷地批判我，所根據的是什麼呢？

當然是所謂當世的道德！但是你們若聽了我的悲慘的歷史之後，就知道舊道德之應當打破，全無一顧之價值啊！

你們要知道，能夠決心自殺的人決不是個惡人。世界上不少窮兇極惡犯盡滔天大罪的人，但到了生死關頭大都不情願捨棄他們的生命。如果他們有自殺的決心，那麼我敢斷言，他們所犯的罪一定是萬惡的現社會使然，他們本身並非情願去犯這種罪惡的。

現在我先從我的家世說起吧。你們已經知道我的父親在社會上有相當地位的人，說滑稽一點，我算是個生長名門的小姐。我的父親，祝萬年，在前清是個舉人，辛亥革命後也做過兩任省長，入過一次閣做總長他是溫和長厚的人，做事也落落大方。他的缺點只是熱心于升官發財，而對於家庭的管理，子女的教育全不過問，一切只委之于我的母

親。我的母親出身微賤，——不瞞大家說，我的母親是勾欄中人，父親在××道任內，替她落了籍，嫡母死後，就升作正室了，——脾氣不好，容易動怒，並且愛說閒話。父親娶了她後，曾爲她專請一位家庭教師，她才得了相當的學識。二十年來主持這樣的大家庭，也積有相當的經驗，年紀愈多，閱歷愈增，到後來也不愧爲一個名門的主婦了。

我有一位姊姊名叫梅筠，她比我長得美麗，由中學時代就有美人之稱，比我大四歲，性質豪爽，沒有半點陰鬱，她會唱，也會跳舞，這恐怕是一部分承繼了母親的性質吧。

當我十八歲，姊姊二十二歲的那年，有許多人來提說我們的婚事了。當然，是先從姊說起，但是不知什麼緣故，姊姊總是不願意結婚，都一個個的謝絕了。

“姊姊，你爲什麼不想訂婚呢？”我問她。

“我還想多做幾年姑娘頭頭，做姑娘才自由呢。一結婚，儘守着一個男子過活，多難過。”姊姊蹙着眉頭這樣回答我。

“你這話也不錯。”我馬上贊成了姊姊的議論。有美人之稱的姊姊，望着許多有錢有勢的人家的少爺們來求婚，以一種奇特的快感一一謝絕了。有一回姊姊這樣地對我說。

“我想。一個女子如果能夠一年掉換一個丈夫，那才有趣啊，十年，二十年儘守着一個男人，多麼沒意思，一定會討厭的。”

“那樣不行吧。”我回答她。

“我想，沒有什麼不可以。討厭了，不離開怎麼樣呢？”

“但是世間從不曾見過有這樣的女人吧。”

“世間的人都是戴着假面。我想，無論那一家屋的太太，沒有不在後悔的。”

“但是有了小孩子怎麼樣呢？小孩子不是每年要換一個爸爸麼？”

“啊！啊！”姊姊像吃驚般地叫起來，“我竟沒有想到這一層，——會生小孩子。小孩子！”

“你真脫落嚙！怎麼沒有想到結了婚會生小孩子呢？”

“那才討厭！”姊姊好像受了一個大打擊的樣子。

她的這樣的態度實在很像母親，一想着某件事就發癡般地儘想不管其他一切了，譬如問題的結果及附帶的種種事情，她是完全不加注意的。我笑起來了，姊姊也笑了。

我十分曉得姊姊的心事，她過分的逞她是個美人了。不錯，姊姊每出外面去，走過的人都定翻轉頭來看看她。身材嬌小，體態柔美，皮膚嫩白微帶點紅色，尤其是她的那對眼睛，真是有種形容不

出來的蠱惑性，自然由各方面有很多的情書寄來給她。所有親戚朋友，一看見我的母親，盡都先說這一句：“梅筠真是長得縹緲呀！”母親也不客氣地默認，只是微笑着聽他們的讚詞。

“還是小孩子脾氣，真沒有法子奈何她。也有許多來替她說親的，但她總說還早還早，真叫人沒法。”這是母親常對他們說的敷衍話。母親本人也像看見有許多名門的少爺們在為姊姊顛倒，心裏滿歡喜。

在這裏有一個問題，就是父親有相當的財產，但膝下無兒，有些親戚和族人來勸父親立一個兒子，但父親不願意，他只想招一個相當的女婿入贅，生的孫兒比外來的繼子血統親密些，這才是一脈地把這一家傳下去。物色的結果父親的一位好友並且在×省和父親同事過的梁馭歐博士的兒子卓民入了選。他在北京大學畢了業，又到美國遊了

兩年，得了碩士學位回來，現在交通部裏當參事，可以說是個才貌兼全，前程遠大的青年。他只廿七八歲，和姊姊匹配起來，真是理想的配偶呢。

梁家也有意思，曾託人來說過親，父親當然屬意于卓民。母親看見卓民是個美男子，合了她的第一條件，也儘慫恿姊姊，不好把這門親事拒絕了。但是姊姊無論如何不願意，她的理由是，梁家的家庭過于舊式的，到他們家裏去，生活是一定枯澀乏味，她想找一個更自由些的新家庭的人物。這時候姊姊恰好和一位新由德國畢業回來，在外交部服務，姓柯名名鴻的青年發生了戀愛。柯這個人原是苦學出身，在德國留學時代差不多把家裏的一些產業都賣光了幸得一回國來就在外交部找着了職務，聽說當局很器重他，不久就會調升局長或者調做領事。他是很率直的一個男性，身材魁偉，總之是個男性美十分發達的人。姊姊就是給他的男

性美迷着了。他倆間常常有情書往來，並且是用英文寫的，你們想，這是何等的時髦啊。姊姊有時候表示她的得意，拿柯名鴻寄給她的情書到我房裏來念給我聽。

“他真是個老實人，我略略發點脾氣，寫了幾句氣話，他便担心到了不得的樣子！”姊姊常這樣笑着對我說。

姊姊從前就和好幾個男性發生過戀愛，但都是交際不滿一個月就厭倦了。最初或哭或笑都是很厲害的。有時候竟捉着人儘說戀愛的力如何的強，強得足以支配人類；有時候儘說她的情人的名字如何的好聽，他是那一年生的，如何的多情。總之，姊姊對我是沒有祕密的，什麼事情都向我公開。對母親也是一樣。

“媽媽，我這响的情人是文學家喲！”

姊姊的這種豪放的，無拘束的性質，使我真喜

歡。我想她和柯的戀愛過一個月或兩個月就會消滅的。但這回是我觀察錯了，過了許久，他倆還是一樣地繼續戀愛。在姊姊最初也並非有誠意和柯訂婚，不過當這種交際是一種消遣吧了。但到後來，給柯的真摯的態度感動了，終於拒絕了父母的忠告，和柯名鴻結了婚。

姊姊結了婚後來說親事的忽然減少了。但有一天，父親忽然這樣對我說。

“菊筠，你看梁卓民這個人如何？”

“父親，這是什麼意思？”我不明白父親的意思，所以這樣問他。

“我想爲你招梁卓民入贅，等你倆去支撐我這一家。”

“啊呀！”我真的吃了一驚，“向姊姊求過婚的人，……我討厭！”

“你如果不喜歡他，那沒有法想。不過由我和

他的父親的交情及政治上的關係說，我們兩家能夠結重親是很好的。並且他的人格也還不錯。一次兩次來求婚都拒絕了他，太對不起他家了。”

“爲什麼要招壻呢？”我這樣問。

“梅兒嫁到柯家去了，祇剩你一個人了。”

“讓我想想看吧。”

我回到房裏，不知什麼緣故，胸口儘是跳動不住，儘想也想不出什麼結果來。我只覺得像我這樣的小小年紀也有了嫁人的資格麼？這樣一想，自己又像變成一個很老成的女性了般。

“結婚！”

從來說結婚是人生第一大事件，這話的確不錯。但既然是人生的第一大事件，爲什麼又有許多人不慎重地訂婚而潦草從事呢？父母爲女兒熱心擇壻，本來做女兒的應當十分感激的。才十八九歲的女子，怎麼有能力辨別男子的好壞呢？由富有思

慮和知識的父母擇婿，決不是不合理的事情。不過父母有什麼把握去斷定所擇的婿郎一定是可靠呢？一般的父母也只是去問媒人，媒人說：

“那家的少爺麼？真是敲着銅鑼，走盡天下都難得尋到的。有學問，性情好，又漂亮，又活潑，孝順爺娘，用功讀書。”

照媒人所說的那個女婿候補者真是個理想的人物。但是父母還不敢就相信，於是向認識男家的朋友親戚或鄰舍去打聽，調查，如果大家都說好時，就決定訂婚了。

東方人結婚的最要條件是財產，其次是地位，其次是學問。如果這些條件合格，婚約是定可以通過的。但是做父母的和那個被決定為女婿的人，從無一面之識，最多不過是看看相片，聽聽人家的稱讚，至於那個女婿的性質如何，脾氣如何，當然一點摸不到，何況所謂人生觀，社會觀，以及嗜好趣

味等等，當然更無從知道。簡單地說，由父母主婚，常常忽略了重要的條件，便匆匆地定了婚。他們老派人都是反對自由結婚的。他們說，年輕人受了青春之血的煽動而結婚，是十二分危險的。

在歐西男女在定婚之前，要經過相當的交際。定了婚後還要等一年或二年，等到雙方的性情互相了解後，才結婚。但在東方訂婚，完全操于父母的手中，父母果真爲女兒本身設想，以女兒的心爲去擇婿，或者還可以覓得和女兒性情相合的人物。但是今日做父母的人盡是以財產，門第，地位等爲最要條件；至于女兒一生涯的精神的幸福父母是絕不計及的，就是說，父母是爲他們擇婿，並不是爲女兒擇婿。他們把自己所喜歡的人叫女兒也要喜歡他。至于所擇的婿郎遂女兒的意與否，父母是不管的。假如女兒說出自己的意見來，不喜歡那個人，父母定要發惱罵女兒的。近代的父母都以爲自

己比女兒聰明，比女兒有見識，父母所擇的婿郎一定可靠的，一定不錯的，要強迫女兒信從。

女人生產時比死時還要痛苦。但是經過一兩個月後就完全忘了那種痛苦。“忘却”實是可怕的一件事。有二十歲前後的女兒的父母大都是四十歲以上了，四五十歲的人早忘却了她們青年時代的戀愛的經過。他們的青春的情思早凋落了，而代以極強的理智。所以這些人對於兒女們的青春的同情極為薄弱。他們的意見是所謂戀愛只是一時的麻醉。他們對女兒的婚事，祇在利害上着眼。

總之，一句話，父母對女兒的心是全無理解的。也不深知女婿的性格，他們只是像使蠶蛾交尾般的強女兒爲人工的結婚。你們想，天下那有這樣不自然的事情呢。現在想對你們說的就是，在我身上發生的不自然的事實。不自然確是一切悲劇的起源啊！

我想代表現代的年輕女兒們，向做父母的人們請願！

“你們要信用我們年輕人！你們要給我們自由和自主，不要當我們是種木偶！你們不要忘記了你們的年輕時代！”

父親喜歡牡丹花，在院子裏栽着數十種牡丹。我坐在院子裏看着花，儘在癡想。

“梁卓民！梁卓民！”

到底是什麼道理？我的腦膜上馬上就印上了梁卓民三個字了。我的血管也同時脹熱起來，心臟也激烈地鼓動着。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興奮的。尤其是鮮紅的牡丹花給了我不少的刺激。我最初只想結婚的事。後來由結婚更進一步，想到種種的事情，想到和男人一同走路，想到和男人同棲後的日常生活；我的心自然鼓動起來，我的呼吸也急促起來。我由十五六歲起就喜歡男性，和男性談談話時

精神就會緊張，同時另有一種溫和的血在我的週身流動。當我覺着那個男性全神注意自己時，便感着一種羞愧和愉快，也自然而然地在臉上會浮出一陣媚笑去回報他。

我從來並沒有注意結婚那件事的。這次聽見父母提起梁卓民，我的心理忽然完全變了，對異性的衝動也突然發生了。我看過阿姊結婚，我看見他倆的甜蜜蜜的小家庭生活。從前阿姊常常把接到的情書念給自己聽，當時並不覺得有什麼感動。但到此時，才漸次曉得那些意味了。

我在癡看着牡丹花，母親忽然走了來，

“你在發癡做什麼？”

“媽媽，我的性情到底和姊姊的不一樣喲。”我這樣向母親說。

“什麼事不一樣？”

“我沒有喜歡的人。”

“是說戀愛麼？”母親笑着說，因為我們姊妹常常說戀愛，所以母親做着我們的口吻說。

“是的，我不曉得戀愛。”

“那些東西不要知道好些。”

“媽媽你從前戀愛過來麼？”

“你這個女兒真頑皮！”母親笑了。“做女人當然有過回把戀愛的，不過在我們年輕時代，不用戀愛這樣時髦的名詞，叫做害相思，是的，叫做相思病。”

“怪俗，怪難聽的。”

我不敢像姊姊那樣大胆去追求戀愛，也沒有勇氣寫情書。的確，我真是個絕對純潔的處女，沒有半點戀愛的經驗。雖然沒有戀愛的經驗，我却很想結婚。最初，覺得向姊姊求過婚的人有些討厭，但到後來竟會思念起梁卓民來了，並且也會想寫信去請他到家裏來頑。